



翻 譯 小 文 庫

第 六 種

倉 房 裏 的 男 子

米 爾 博 著

馬 宗 融 譯

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

庫文小譯翻

種六第

子男的裏房倉

印翻准不・有所權版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 初版

著者 米爾博

譯者 馬宗融

發行者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

漢口交通路二十四號

成都祠堂街八十四號

定價 二元



米爾博像

前記

這裏彙集的五篇小說，都是 *Contes de ma chaumière* 集子裏最有趣的，曾由我譯載於東方雜誌，小說月報，趣味月刊等。著者的生平及其作品的概要在第一篇篇末『附記』裏已經介紹了，茲不再贅；此外四篇則聽讀者自己玩索，其認識或將更爲真切。第一篇，倉房裏的男子，是我第一次的試譯，也是我第一次和讀者見

面的東西，並且，也是我以筆頭謀生的第一步，故於我自己頗有紀念的價值，所以不願改動，一仍原式印出。

譯者一九四五年十二月。

目次

前記	一
倉房裏的男子	一
麥忒畢朵的憂愁	一六
一條狗的死	三七
嬰孩	五四

初級裁判廳.....**六六**

倉房裏的男子

一個冬天的早上，克列茫·蘇爾卸了軍役回家，滿身沾着道上的泥，且被雨水浸得透濕。他母親在作針線活計，並不知道他要回來，他也不去和她親吻；他父親正在田裏作工，他也不去通知一聲；也不去見見他那在烏爾德田莊裏作女傭的妹子。他靠近火爐坐下，滿面憂鬱，一言不發。他是個高大、瘦削且笨拙的少年，長着滿

生着毛的兩手，膀臂極長，和猩猩一樣，他的額顱極低狹，蓋着粗黑的頭髮，一對怪眼轉動着，神氣似乎總不放心的樣子。

他的母親，很驚詫的，看見他這樣，就問道：

『這不的的確確是你嗎，克列茫？你怎麼了，告訴我，克列茫？爲什麼一言不發的？你爲什麼變到這樣了？回到自己父母家裏，爲什麼親熱都不和他們親熱一下？你病了嗎？你餓了嗎？』

克列茫從椅上轉過來，像獸一樣地哼了一聲：忽地站將起來，向門外走去。

『你到哪裏去？』他母親說；『就要走開嗎，你到哪裏去？』

克列茫帶怒地回道：

『我到，我到我去的地方……讓我清靜些罷！』

蘇爾媽見這情形，伸着兩手向天嘆道：

『這是怎樣的事呀，上帝，不知道我的孩子被人如何作弄了。這樣給我送了回來？』

克列茫出了門，向村裏走去，筆直就進了酒店。

『啊！那不是克列茫？』幾個圍坐着飲酒的工人叫道：『喂！來同我們喝一杯罷，快來和我們坐坐，好朋友。』

他正眼也不看他們一看，選個較遠的桌子坐了，兩肘襯在桌上，目光炯炯的，鼻孔不住嗅那滿屋瀰漫的酒味，便叫道：

『拿燒酒來！』

他直到夜裏，很晏了，醉得和死人一樣，才回他父母家裏去。

每天都是這樣的。經了許多責難，爭論，恫嚇都不足把克列茫的行爲改變。他並不答言，簡直像沒有聽見的樣子，並且，忽然一下，離開家裏，跑到酒館裏去藏着。有時到半夜才回來，看見門窗都已關閉，便橫倒在門邊，把臉放在他所吐的穢物裏睡着，一個星期以後，他父親便對他說：

「我們不能把你收留在家裏全不作事！我們不能掙錢來讓你喝酒！看你願意做工呢，還是滾蛋！滾得遠遠的去！」

他便離開家裏，再不回來。

他母親老等着他總是落空。趁他父親不知道，她時常在夜裏把門門抽開，以便她的兒子想起要回家時，好讓他能夠進來。但克列茫却從此一去不返。

『他到哪兒去了呢？』他母親問道，『或許他死了？若果他真是死了，到底有些不好，從家裏把他趕走……』

『他果然死了倒好極了！』他父親答道，『這倒免了煩累！我們不能留養那樣裝瘋做作的東西。那裝瘋做作的東西會把我們吃窮的！』

他母親搖着頭悽然說道：

『他到底總是我們的兒子。』

『我們的兒子……我們的兒子……』他父親嚷道，『唉！好嗎，又怎樣呢？……沒有坐着享福的兒子……兒子，第一是要能自謀生活的！這就是我的意思！』

但是克列茫的失蹤，到底免不了人的掛心。大家彼此互相告訴尋找，却是沒有一個人在甚麼地方見過了他。

他母親到了現在，面色青白，流着淚說：

『他該不至於縊死在樹林裏罷？』

他父親聽見這話，毫不動情，並做了個好像一個失足在深水裏的人那樣的舉動，答道：

『他要不是這樣，或許跳到河裏淹死了。』

他自己又作結論道：

『啊！好，他跳了河了……這正是他的勾當，那不干我們的事。』
四鄉裏，樹林裏，馬爾堆夷石坑下的很長的坑道裏，莫不搜到，
河裏也打撈過了。警隊也開始一種嚴密的調查，只弄到他們都在
酒店裏的濫醉：檢事局也作了一場無效的檢驗，未得着一點結果：
無論何處，毫無克列茫的蹤跡，克列茫的失蹤，在他的鄉裏和烟在
空氣裏散去一樣。

兩個月，三個月，六個月竟自過去了。已經把克列茫問題丟冷
好久了，好奇的新鮮日子已過完了。又出了別樣，還要重要，還要奇

怪，還要不可思議的事件來替代，掉換並增加了擾亂，這擾亂隨着克列茫的逃走而起，發生於各村市和隣近田莊一帶。一些異常的，奇怪的，妖異的事件出在地方上。好像一種不幸臨到了各家，惡運鑽入了各戶。自從克列茫不見那天——但從無一人想到這兩件事中間有什麼共通的關係——每天晚上都有盜案發見。最先還謹慎，後來便大着膽了，村人都轉集他們的注意在這個共同的災害上面。有人偷去了家禽，竊去了養兔，狗啊，羊啊，都被盜走了，蘇爾爹每年要養十二隻鵝，打算餵肥了，在復活節日賣出，竟看着一隻一隻地不見了，又有蘇爾媽的六隻下蛋的雞，一天早上，只剩下了三片翎毛在空籠裏了。賣酒店裏察覺他們缺了多少斤的葡萄酒，

若干小餅的燒酒，無貧無富沒有一個免了的。竟找不出一個不鬧失盜的。尤其是烏爾德莊裏所受的損失更大。鷄、火鷄、珠鷄、鴨、一個一個地暗中遺失了。籠圈都空了。有個不可解而爲人所從未見過的事，就是當天才發亮，女傭去搾牛乳時，母牛的奶子就已經乾涸了。還有個更可驚奇的事，就是人常在牛棚裏發見已被椎殺的牛，只剩着些骸骨。

誰這樣盜物殺牛呢？最初大家都把這些罪過加了在那些路旁的徘徊者、流氓、漂泊賣藝的人身上，以爲他們那些人終日終夜成羣地在往巴黎的大路上，距離村上差不多只有幾尺草地。各人都注意着看守。該不是狼，或動物園裏逃出的野獸罷？有勇氣的便

帶了舊鐵杵躲藏在住房的週圍和旱溝裏，但是他們不會捉住一個人，並沒有一點怪異來打破了園裏田邊固有的寂靜。而盜竊與屠殺的膽量和數量卻仍舊日有增加。於是對於這種不可解的事件，猜想得人幾乎發了狂。像這不可克制，超於自然的仇敵，在地方上出沒作祟，只有附會成一種靈異而已，怕除了上帝以外，再沒有人能夠制勝這個不可捉摸的妖怪。有人竟作起禳解的祈禱，組織起列隊的歌唱來，到了夜晚，和有虎列拉流行病時一樣，燒着大火去焚燬那作怪的精靈，使他確在空氣中炕死。

在這些時間，蘇爾媽，很憂愁的，用兩個手掌互相抵着，自言自語道：